

◇ 童趣拾遗⑦

闹红火

□ 李 峰

心气旺盛,不在乎这些,第二天就会感冒,再排练时,额头上就有拔了罐的暗痕,互相见面时,别人会逗笑说:怎样,盖了章了吧。

正月里的红火,大多都是在城里的繁华街道闹。企业厂矿的算是一拨,各公社大队的是一拨。县里有个统一的领导机构,后来一直就叫春节文艺活动指导委员会,简称“春指委”,专门负责安排协调闹红火的具体事宜。白天谁前谁后,晚上谁家先表演谁家后表演,都由县里的春指委来定。准备了近一个月的红火,各家都想在这几天大显身手,出尽风头。虽说表演只是一会儿的事情,但表演队伍早早就准备好了。演出人员都要早早化妆,表演时还得把演出服外穿的防寒衣服,脱下来交给专人保管,所以,每支队伍里都有这样一批负责打杂的人员,活计除拿衣服外还包括抬大鼓、买垫饥的饼子、烧开水等。这些人,都是各家所谓踏实靠得住的人。每支表演队伍,还得早早按春指委指令,在指定地点整队候场。正月里,天正冷,就数这候场的时候最难挨,个个冻的嘴里冒热气,双脚直跺地。等到真正入了场,表演开了,也就顾不得那冷了。

闹红火不是简单地大街上游行。在一些关键的地点闹红火,要先“打场子”。这份营生各家都有专门的人来做,一般都是负责治安的人。红火队伍行进到一个准备闹一闹的地点,步伐就都会慢了下来,大家互相都在交换着眼神,示意准备开闹。先是让把门旗的人,把门旗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,让看红火的人知道是哪家的队伍过来了。接着,就有几个人迅速扩宽表演的场地,他们嘴里一边对着围观者喊话,一边用手向后推人,直到把一个表演的中心区域,扩大到基本能满足闹红火的表演。如果实在扩不开,开始闹红火后,表演者也会用手中的扇子,划早船的桨,或绸子,沿着靠近表演区的围观者,轻轻地抖动,也能起到“打场子”的作用。当然,“打场子”时也有一些围观者,嫌被人推搡,与打场子的人发生口角。不过,大都不会太较真,互相心里也都理解。一方面是为了把红火闹得更红火,另一方面是为了看好闹红火。加之,正月里谁也不愿意生气,那样不吉利不喜庆。往往是笑嘻嘻地解释上两句,也就过去了。

老人们讲“正月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”“游百

病”。意思就是说,正月里的这几天,一定要出去走走,一年中才能防百病。我看红火,都是跟着父亲。吃过早饭,太阳就暖暖融融的了。父亲就带着我们三个孩子,到大街上看红火。父亲喜欢摄影,出门时,还要带上他的 120海鸥照相机。父亲怕我们被挤着,就带着我们来到县城东大街文化馆的二楼。父亲在农政部工作时,文化馆里的人都很熟悉。文化馆是幢临街的二层楼,向东不远就是县政府,这条路是闹红火的队伍的必经之路。文化馆二楼上有几个窗子就正对着大街。到了二楼,我们就趴在窗户上,望着大街,等待闹红火的队伍过来。

父亲就到了隔壁的一间美术工作室,那是画家王捷三和靳冠山两位老先生的画室。在美术工作室里,父亲与两位老先生及来看闹红火的朋友们聊天喝茶,等闹红火的队伍过来时,我们便跑进去告诉他们,父亲和人们也就赶快来到窗户前,一起看大街上火火经过。个子低的弟弟,趴在窗楞上也看不见红火,父亲就从美术工作室里取来椅子,让弟弟踩在上面,那就看得清清楚楚了。这样大致看一遍后,我们还要随父亲再到几个重点表演区域细

看,比如鼓楼底十字路口和县政府门口。那时,父亲在围观的人群中开路,我们兄弟三个尾随其后,七钻八钻,也就到了前面。实在人多接近不了表演队伍时,父亲就让我 and 二弟自己找空隙钻到前面看,他就把三弟举在自己的肩膀上看。我想,父亲是看不到什么的,只是三弟在父亲的肩上,看得直踹小屁股。越踹的厉害,父亲笑得越欢。有时候,父亲在表演的队伍里,遇到了自己下乡点村子里的红火,与带队的人打过招呼后,父亲就把照相机打开,给闹红火的照几张相。那时,闹红火的人就越乏闹得蹦欢,身板扭得也就越发夸张。结束时,父亲总不忘叮咛几个村里的老熟人,闹完红火来家里吃饭,喝几杯。

不痛不痒的东西,总是没有感觉,也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抽烟上瘾,喝酒上瘾。正月里看闹红火也上瘾。还有那些扭秧歌、划旱船、踩高跷、耍背棍的新老艺人,一过年,浑身就发痒,就想闹红火。尤其是在闹红火中,抖了一辈子“洋相”的老搭档,更是舍不得那份留恋。一听说要闹红火了,发痒的腿都不知往哪里放。这一份关乎痛痒的感觉,就深藏在人间的烟火里,让人思念。我负责电视台工作时,正月里也闹过几年红火,也置办了不少鼓、镲、钹,也买了一些表演服装,也换了几次门旗。现在,每翻到那些年闹红火的照片,总是那么热血沸腾,那么有情有义,那么让人怀念。后来,不闹红火了,冷落在库房里的这些东西,都赠送给了包联的驻村,或许,日后,对他们还有点用。

时光荏苒,转眼多少年过去了。每年,临近正月十五时,在寒冷的冬天,推开门推开窗,远处隐约响起闹红火的鼓点,就仿佛看见那挤来挤去的人流。

◇ 美文

瓦屋听秋

□ 刘峰

一入秋,黄昏的落日仿佛一只养得滚圆的红狐,一逃进村西的那片芦苇地,就不见了。炊烟散尽后,几只老鸦呱呱叫着,飞回了村南头的那一株老榆树。它们抖了抖黑缎子一样的羽毛,夜色就降临在了村庄。

关门,吹灯,睡觉。

村子渐渐安静了下来。一开始,还有几声狗吠。到了最后,狗空吠几下,就不再叫了。夜,黑得像锅底,根本看不见路,已没有人夜行。在周遭深深浅浅的鼾声里,夹杂着含糊不清的呓语。我躺在床上,睁大着眼睛,像一个盲人,什么也看不见,但听力却出奇的好。

在黑暗中,我听见了风声。

风,从几公里外的湖上吹来,这个季节,它们每晚都会路过村庄,仿佛看不见尽头的部队。不少风斜着身子从巷子里穿过,其中有一些风喜欢飞檐走壁。它们一不小心,就会带动屋角那一株老楝树的枝条,摩擦着瓦片,发出啦啦啦的声音。从枝头洒下一粒粒金黄的榛子,在瓦间滚动着、弹跳着、旋舞着、飞珠走玉。

黑夜,是猫的白天。寂静中,只听见榛子像弹珠一样,顺着瓦槽落了下来,惊动了守在老鼠洞口的一只猫。它像扑蝴蝶一样扑了上去。扑了这一颗,那一颗又滚了过来。它的闹腾,很快吸引了周围的猫。它们好奇在墙头站成一排,顺着榛子滚落的方向,依次跳上屋瓦,开始了探秘。

躺在屋瓦下,我能想象一双双冰蓝的猫眼,仿佛群星闪烁闪烁。

风,继续在湖面滑动,像一群梭子鱼在贴水飞翔。然而,它们遇上了芦苇。大片大片的芦苇林,仿佛苍黄的城墙,挡住了风的去路。一股股风,被堵在芦苇面前,找不到出路,被后面的风推拥着,一排接一排挤向芦苇林。芦苇倒后,又站起。再倒,再站。减弱了的风,只能托起一朵朵轻轻柔柔的芦花,仿佛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。

虽然闭着眼睛,但我比睁大双眼,更能看清楚村庄的一切。我能听见,一些芦花挂在树梢、草垛、屋檐、墙头,从此留在了村庄。而一些芦花,却像一朵朵小小的白云一样擦过屋脊,转瞬间了无踪影。由于它们牵住了一缕缕风,发出幽微的神秘的私语。

可以想象,辽阔的芦苇,数不清的芦花,一到这个季节,就开始了与风的纠缠。一年一年,它们在村西头拦住风,让风将花捎向千里万里。中途,该经过多少村庄,又会带走多少梦啊。我相信,在异乡漂泊的日子,总会有人与故乡的风、故乡的芦花相见。

有一些夜晚,迷迷糊糊之间,我会被雁叫惊醒。

一到秋天,总会有雁群再冉而下,憩在村西的芦苇地。而有一些雁,会选择继续飞行。当路过村庄时,它们像打招呼一般,会向低矮的村庄发出叫唤。叫声,仿佛种子一样洒向地面,在一些村庄、一些人的心底从此生根。

这声音,狗会听见,牛会听见,河流里的几条鱼会听见,满地黄叶会听见,山坟里的祖先们会听见,母亲腹中的婴儿会听见。当我从梦里醒来后,思绪会随着雁叫飞得很远,从此与旧梦一起存贮。

如雁叫一样,总有一些东西会留在屋瓦,成为老屋的组成部分。当一个上了岁数的人,像一条老狗一样在世界游荡了一圈归来后,才发现老屋已空交,才发现时间带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,唯有断砖残瓦依旧在原地,在他的这一小片出生地。

此刻,他才会明白,一片历经沧桑的瓦,除了为一代代人遮风挡雨,还贮藏了自己的成长记忆——在一个个世界皆眠的秋夜,有一个少年正在用耳朵闻季节。他不知道,他的纯真、好奇、无眠、呼吸,也被头顶的一片片屋瓦永久存贮。

三川河

124 期

◇ 茶余酒后

咥面

□ 雷国裕

家乡汾阳人对面食普遍情有独钟,而且将吃面谓之“咥面”。有道是:一日不咥面,好像没吃饭;二日不咥面,行卧坐立皆不安;三日不咥面,举头四顾心茫然。

以前,有人出去旅游,往往随身携带若干方便面,几包袋装老陈醋,唯恐出去吃不上面食受罪。更有甚者,一日三餐餐餐食不离面,早上糊糊,中午糊糊面,晚上糊面面。参加婚寿宴席或朋友聚会,尽管大鱼大肉不少,未了总要捎带上一碗面才算尽兴。因为什么事情忙到半夜肚子饿的“咕咕”作响,一点也不会迁就,非要冲上大街敲开那家饭店,吆喝着“咥”上一碗肉炒面或者蛋炒面方才罢休。

汾阳也不愧美食之乡,面食花样繁多,有擦尖、抿尖、拌尖、剔尖、拉面、扯面、切股股、刀削面、溜溜家、擀片子、猫耳朵、掐疙瘩、斜旗旗、圪团等,而拌料有各类卤汤,西红柿汁、烧肉、炒菜等,外加葱姜蒜末、辣椒酱、韭菜酱、甜面酱、炸酱等,辅之以醋、酱、盐等。一碗面就是一个锦绣世界,色香味俱全,酸辣烫齐全,不仅饱眼福更饱腹欲,让人吃了还想吃百吃而不厌。加之汾阳媳妇普遍心灵手巧,聪明聪慧,讲究粗粮细做,细粮精

“积钱不如教子,闲坐不如读书。”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,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。读书让我崇德,使我明理,教我做人。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,陶冶了我的情操,丰富了我的阅历,正所谓“蹉跎莫遣韶光老,人生唯有读书好。”

与书为伴,自得其乐。读《论语·述而篇》,它告诉我: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;读孟子《尽心章句》,它告诫我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”;读荀子《劝学》,它劝告我:“锲而舍之,朽木不折,锲而不舍,金石可镂。”宋真宗赵恒劝导芸芸众生用心竭力读书,他在《励学篇》中写道:“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;安居不用架高堂,书中自有黄金屋;……男儿欲遂平生志,五经勤向窗前读。”诗中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劝勉和鼓励学子们立志发愤读书,可谓金玉良言。

“好曲不厌百回唱,好书不厌百回读。”《红楼梦》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,也写出了贾、王、史、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百态百相。品读《三国演义》,让人老成练达,体味世间沧桑;阅读《西游记》,让人信仰执着,百折不回;读《水浒传》,体验人间百态,世态炎凉。

读书也让我学到了诸多警世名言,比如曹操说:

◇ 随笔

么的,面条的白,青菜的绿,西红柿的红,猪肉炸酱的棕色,搅拌一起相互映衬,别人见了也大呼“好吃!好吃!”我当然更是乐不可支,狼吞虎咽,连吃三碗都不过瘾!

年初出差天津,有朋友介绍六十道菜一碗面。顿时来了兴趣,赶到饭点去他单位食堂。三盘六碟过后,开始上他的六十道菜,果然名不虚传!这六十道菜皆为普通菜蔬,不过量都比较少,有的切丝有的切丁,均盛放于小碟之上。碗上海口大碗,面条仅取碗的五分之一。各种菜蔬少许,拌以其它调料,均匀搅拌,倒也爽口利喉,别有风味。归来后我向朋友们推荐,只取十种菜蔬,谓之“十全十美”:黄瓜丝、萝卜丝、芹菜丝、胡萝卜、红心菜丝、葱头丝、黄豆芽、香菜丝、辣椒丝、葱丝等,外加其它调料,真可谓美味至极!而且菜多面少,也符合科学饮食要求,很有推广价值,对于“糖友”来说,不啻是一缕解馋又健康的福音。

咥面,还是友谊的润滑剂粘合剂。1990年师范毕业前在某农村小学实习,我们自立灶火自给自足,买菜,做饭,其乐融融。每天主食除少数大米饭外,主要以面食为主。七八个同学来自不同地区,口味食俗大不相同,唯有对汾阳面食大家一致认同。于是做面就成了我们固定的乐趣,做的最多的是人人都能参与的“掐疙瘩”。和擀面条不同,“掐疙瘩”的面团要软乎,面皮也不能过薄,软硬适中,厚薄有度,掐的时候重点在右手的拇指上,均匀发力,大小适宜。操作时几个人围在灶台边,现学现做,边说边练,锅内热水沸腾,锅边说笑开怀。掐完后用锅盖煮少顷,拌上辣炒土豆丝、西红柿酱、辣椒酱,各自蹲在一边大快朵颐,幸福的时光就那样欢快地逝去!

一碗面,走过人生四季,依然久久地鲜活在我的舌尖心尖!

◇ 诗词坊

故乡

□ 吕世豪

在乡间
田园就是一块泥土
乡村就是泥土上
捏出的几座小小院落
院里有土屋
有菜畦篱墙
篱墙外有水塘
有麦浪树行

乡间有许多块泥土
许多块田园
和许多处乡村
你一呱呱坠地
它们就会走进你的心窝
住下之后就再不走了
住一辈子都不挪窝
乡村如此辽阔
一个游子的心中
只能装下一个乡村

一个故乡
就是一掬乡愁
一掬挥之不去的念想
扎根在心里很深很深
谁想挖走都是妄想

老人

□ 高鹏

老人脸上的皱纹
像群山里的沟壑
一样深
装得下锄头、石磨
装得下牛、羊
装得下曾经的艰辛
和苦难
老人脸上的笑
像绽放的山花
一样烂漫
因为
脱贫攻坚
乡村振兴
长成坚实的臂膀
撑起了老人的
吃和穿
撑起了老人的
住房和健康
撑起了老人的
安稳晚年

日落西南第几峰，
断霞千里抹残红。
潘有刚 摄